

文晶瑩的平常事 梁寶山

與文晶瑩相識無十年都有八年，由拜讀她在中大藝術系畢業後，在信報文化版寫的視藝報道評述，到後來 97 年一起搞《正經事》(大談女人月經事)，到齊齊搞 Para/Site，出門同枱而食同床而睡.....其實越熟的朋友反而越難寫。

晶瑩的成名作，大概是 1996 年一系列用有翼衛生巾和紅雞蛋造的花球—《她們成長的禮物》，講的其實只是句對女兒/自身的祝福，原意也不是爲了撩事鬥非挑戰禁忌，怎料作品除了引來女性主義藝術家的稱號外，還博得某女性雜誌選爲十大女性，驗證了在表面開放的香港，女性的體己事原來還是難登大雅之堂。1998 年「大紅」之中得到美國的亞洲文化協會獎學金，急流勇退到了美國三藩市藝術學院唸書—唸書當然是有的，但更重要的是沾染了當地的派對文化，什麼身份呀身體呀性別認同呀的一大堆硬理論—不如行動最實際—就被化成網上作品《網上的化妝舞會》和錄象作品《慧慧》。你要麼把女人看成只是用來被 f 的對象(傅柯在《性史》講過女性身體如何在論述之下變成只是性的身體)，我就赤裸裸的化成一只細妹隨君登堂入室。如果男人都有閹割情結，大概「慧慧」的「大女人」造型(細妹也比大?)，比蚌精更加露骨了當(電視觀眾也許因此與慧慧無緣)。能不能夠參透其中機緣，在乎看官能否對畫出腸的公仔照單全收一笑置之。

其實晶瑩被/自我標織成女性主義藝術家的儀範，也不知是好是壞。其實女性主義不等如燒胸圍，更多更基本的關心是女/男性的身體與自我。總覺得晶瑩的本領反倒是對平常事的敏感與大膽利用，多過講理論。因爲理論講得過了頭反成了作品/者的代言人，女性主義變成道德律令，徒然劃地爲牢。例如 1996/98 年的《廢物物》，把街頭隨處可見的泥頭搬入畫廊，插上破鏡打上舊區幻燈耳伴還傳來陣陣鄧麗君的歌聲，城市感觀的支離破碎與夾雜著懷舊的舞廳的醉生夢死。還有 97 年的贈慶之作，鋪天蓋地的《九七回歸我很高興》，道盡香港人的口是心非。近年晶瑩入了城大的創意媒體學院教書，繼續在美留學時關於媒體的探索。新近在韓國光州雙年展發表的《洗光》不再多多事幹，純粹探索媒界與物理性，思考如何可以把無形的光變成可觸之物，再透過錄象媒介呈現。

近日與晶瑩及藝評班友人在網上討論/伐交通工具上入侵個人視聽空間的「路訊通」，大部份朋友都對之恨之入骨。知道港台的這個藝術家系列也會在路訊通播放.....善捉身邊城市感觀的晶瑩，不知晶瑩有否想過在這些平常事中間搞搞新意思了。

文晶瑩

90 年代初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，畢業後一直保持創作，做過報章文化版記者、大學建築系指導員，現下又回到學院在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系任教。早期

創作媒介以混合媒介及裝置為主，又過介作劇場裝置。1998 年到美國三藩市進修後轉向媒體創作，例如錄象及網上藝術，但關注女性，自己探索等議題仍舊不變。1996/98 年的作品《廢物物》獲香港藝術雙年獎；錄象短片《慧慧》的大女人形象/為本位，曝露兩性生活之間的種種，是為(大)男人的夢魘。

